

汉语口语中的情态补语省略式

刘 长 征

要 旨

動詞または形容詞につく「得」によって出来ている補語は、可能を表す場合があり、「可能補語」と称される。いかなる場合も、「可能補語」は、省略されることが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動作または状態の結果あるいは程度を表す場合もあるが、これは「情態補語」と称される。会話においては、「情態補語」が省略されることがある。このような文においては、主語の前によく「看」、「瞅」と「瞧」など聞き手の注意を促す提示語がくる。本文では、状態補語省略形式関連の文型が六種類検討され、隠れの文法関係に基づいて多義の文型を解剖し、それぞれの文型の文法的意味構造とそれぞれの文型間の変換関係及びその条件を分析している。同時に、情態補語の省略形式の文法的意義、使用条件と表現機能を探っている。最後に、本文では会話の文型と文法に関する研究が理論的・応用的領域において重要な意義がある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 得、情態補語、語義指向、多義性

摘 要： 动词或形容词后用“得”连接的补语，有的表示可能，一般称为可能补语。可能补语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省略。有的表示动作或状态的结果或程度，称为情态补语。情态补语在口语中有的时候可以省略不说。这类句子的主语前常有“看、瞧、瞅”一类用来引起听话人注意的提示

词语。本文讨论了和情态补语省略式相关的六种句式，根据隐性语法关系对多义句式进行了分化，分析了每种句式的句法语义结构及不同句式之间的变换关系和条件。同时对情态语补省略式的语法意义、使用条件和表达功能作了初步探讨。文章最后还讨论了口语句式和口语语法研究在理论和应用上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得、情态补语、语义指向、歧义

目录：

§0 引言

§1 A 式和 B 式

§2 C 式

§3 D 式和 E 式

§4 F 式

§5 情态补语省略式的语法意义、使用条件和表达功能

§6 余论

§0 引言

0.1 动词或形容词后用“得”连接的补语，有的表示可能，一般称为可能补语。如“他写得好写不好？”意思是“他能不能写好？”这种“得”字后表示可能的补语，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省略。有的表示动作或状态的结果或程度，如“他急得哭了起来”，朱德熙（1982）称之为状态补语，刘月华（1983）称之为情态补语。^①这种补语，有的时候在句子中可以不出现，主语前常有“看、瞧、瞅”一类表示提请听话人注意的提示词语。这类句子只出现在口语中。请看下面的例子：

A: 看他的脸红得。

B: 看你急得！

C: 看我收拾得。

D: 看（我）把房间收拾得。

E: 看房间被（我）收拾得。

F: 看你看书看得。

我们认为，这种形式是省略了“得”后面的补语，因为在“得”的后边一般可以补上“这

个样子”、“那个样子”或者更为具体的情态补语。本文采用刘月华(1983)的说法,称之为情态补语的省略形式,以下简称为情态补语省略式。

0.2 既然是情态补语的省略形式,那么句式的句法结构及其所对应的语义结构一定都是不完整的。我们把“得”后被省略的情态补语记作P。P从语义上一定有一个描写或说明的对象,也就是P的语义指向,我们记作P→。P在语义上指向的成分,有时就是情态补语省略式中的一个成分,有时也可以被省略,不出现在情态补语省略式中。

0.3 本文将讨论A——F六种与情态补语省略式相关的句式。

例句D“看”的后面是“把”字句,我们称为情态补语省略式的“把字句”型。

例句E“看”的后面是“被”字句,我们称为情态补语省略式的“被字句”型。

例句F是情态补语省略式中动词带宾语的形式。如果动词带宾语,需要重复动词。我们称为情态补语省略式的重动型。

“把字句”式和“被字句”式与其他几类句式之间存在着有条件的变换关系。

§1 A式和B式

1.1 A: 看他的脸红得。

其句法结构可以记作A式:看+N+A+得(+P)。

N从形式上看,可以是一个名词,也可以是一个名词短语(如果是名词短语,我们把它视为一个整体,相当于一个名词,不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从意义上看,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一般都是具体的,很少是抽象名词。A代表形容词,括号中的P表示“得”后省略的补语。

如果补出补语P,从语义上看,P表示A的程度,是N由于A的程度之高变成或达到的某种状态,其语义指向是且只能是句式中的N,记作P→N。比如:

看他的脸红得(象熟透的苹果)

“象熟透的苹果”描写或形容“脸红”的程度,语义指向是“脸”,可以说“脸象熟透的苹果”,不可能是句中的其他成分。A式不能转换成“把字句”型,也不能转换成“被字句”型。例如:

看他的脸红得(象熟透的苹果)	*看把他的脸红得(象熟透的苹果)	*看他的脸被红得(象熟透的苹果)
看你那鞋烂得(这个样子)	*看把你那鞋烂得(这个样子)	*看你那鞋被烂得(这个样子)
看你桌子上乱得(简直象猪窝)	*看把你桌子上乱得(简直象猪窝)	*看你桌子上被乱得(简直象猪窝)
看你的衣服破得(这个样子)	*看把你的衣服破得(这个样子)	*看你的衣服被破得(这个样子)
看你脏得(象个土人)	*看把你脏得(象个土人)	*看你被脏得(象个土人)

1. 2 B: 看你急得!

其句法结构可以记作B式: 看+N_人+V_心+得 (+P)。

N_人表示指人的名词; V_心是表示情绪、感情等心理活动的动词; “得”后省略的补语表示V_心的程度, 是N_人由于某种情绪或心理的变化达到或变成的某种状态。如果补出省略的补语P, 其语义指向是句式中的N_人, 记作P→N_人。比如:

看你急得(满头大汗的)

“满头大汗”描写或说明“急”的程度, 是“你”由于“急”达到或变成的状态, 语义指向是且只能是“你”, 可以说“你满头大汗”。B式可以转换成“把字句”型:

看+N_人+V_心+得 → “看+把+N_人+V_心+得”

不能转换成“被字句”型。例如:

看你急得(满头大汗的) → 看把你急得(满头大汗的) *看你被急得(满头大汗的)

看他美得(那个样子) → 看把他美得(那个样子) *看他被美得(那个样子)

看小王高兴得(那个样子) → 看把小王高兴得(那个样子) *看小王被高兴得(那个样子)

看你弟弟愁得(那个样子) → 看把你弟弟愁得(那个样子) *看你弟弟被愁得(那个样子)

如果需要, 这种“把字句”型也可以补出“把”字句的主语。例如: “看把你急得”也可以说成“看这件事把你急得”。

1. 3 在A式和B式中, 虽然N/N_人、A/V_心在语义方面有所区别, 但A式和B式的基本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是相同的。省略的补语P表示N/N_人由于A/V_心的程度之高变成或达到的某种状态, P的语义指向是且只能是句式中的N/N_人, 不可能是其他成分。所以, A式和B式不存在语法歧义(grammatical ambiguity)^②。

§2 C式

2. 1 C: 看我收拾得。

其句法结构可以记作C式: 看+N+V+得 (+P)。

V是行为动词, 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我们先看具体的例子, 如果把省略式中被省略的成分还原, 同一个省略式可以得到不同的还原式(从左向右)。这一过程的逆向, 即不同的句子经过省略之后, 得到的省略式是相同的(从右向左)。如:

C: {
 看我收拾得。 {
 ↔ C₁: 看我(把房间)收拾得(多漂亮)。
 ↔ C₂: 看我(收拾房间)收拾得(满头大汗的)。
 ↔ C₃: 看我收拾得(多快)。
 ↔ C₄: 看我(自己)收拾得(多漂亮)。

C₁中, “我”是动词“收拾”的施事, 省略的补语“多漂亮”语义指向是省略式中被省

略的受事“房间”。

C₂中,“我”是动词“收拾”的施事,省略的补语“满头大汗”语义指向是省略式中的施事“我”。

C₃中,“我”是动词“收拾”的施事,省略的补语“多快”语义指向是省略式中的动词“收拾”这一动作。

C₄中,“我”是动词“收拾”的受事,省略的补语“多漂亮”语义指向是省略式中的受事“我”。

可见,“C:看我收拾得。”是一个多义句。句子的多义性,并不是组成句子的那些具体的词的词义引起的,而是代表这个句子的抽象的“句式”所固有的,即“C式:看+N+V+得(+P)”是多义的。我们也可以称C式是一种潜在歧义结构。

所谓“潜在歧义结构”,是指在这个结构中,当用词汇单元来代替词类标记时,这种歧义有可能继续保持,也有可能得到消除,因而这种歧义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它只是具有了歧义的可能性,但是还不一定具有歧义的现实性(冯志伟,1996)。C式代入具体的词汇以后,受词汇语义的限制,有时能够消除歧义。如例:

看房间收拾得。

在这个句子中,“房间”不可能充当动词“收拾”的施事,只能理解成受事。这是因为组成句子的词意义上互相制约,消除了句式本身具有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

朱德熙(1980)提出“隐性语法关系”的概念,指出,隐性语法关系是隐藏在显性语法关系(主谓、述宾、偏正等结构关系)后边的潜在的语法关系。比如名词性结构“出租汽车”,“出租”和“汽车”之间的显性语法关系是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动词性结构“出租汽车”,“出租”和“汽车”之间的显性语法关系是述语和宾语的关系,这两种关系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动作和受事”的关系,即隐性语法关系。朱先生认为间接成分之间的关系都是隐性语法关系。按照这种理解,情态补语省略式中省略的补语和它的语义指向成分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隐性语法关系。根据隐性语法关系,我们可以把C式分化成以下四种单义句式:

$$\begin{array}{l}
 \text{C式:} \\
 \text{“看+N+V+得”}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C}_1: \text{看+N}_{\text{施}}+\text{V}+\text{得} (+\text{P}); \quad (\text{P} \rightarrow \text{N}_{\text{受}}) \\
 \text{C}_2: \text{看+N}_{\text{施}}+\text{V}+\text{得} (+\text{P}); \quad (\text{P} \rightarrow \text{N}_{\text{施}}) \\
 \text{C}_3: \text{看+N}_{\text{施}}+\text{V}+\text{得} (+\text{P}); \quad (\text{P} \rightarrow \text{V}) \\
 \text{C}_4: \text{看+N}_{\text{受}}+\text{V}+\text{得} (+\text{P}); \quad (\text{P} \rightarrow \text{N}_{\text{受}})
 \end{array} \right.$$

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2.2 C₁: 看+N_施+V+得(+P); (P→N_受)。

N_施表示V的施事,V一般是带有处置意义的及物动词,句式在语义上一定隐含有一个受事N_受,因为借助语境不必说出而省略。“得”后省略的补语P语义指向是句式省略的受事N_受,P→N_受。在C₁中,如果补出省略的受事,可以转换成“把”字句型,N_受是“把”的

看屋子折腾得（这么乱）→ 看（你）把屋子折腾得（这么乱）→ 看屋子被（你）折腾得（这么乱）
 看你的脸冻得（这么红）→ 看（）把你的脸冻得（这么红） → 看你的脸被（）冻得（这么红）

C₁和C₄中，P的语义指向都是N_受，P→N_受，不同的是，C₁省略了受事，C₄省略了施事。如果在语境相同，施事、受事相同的条件下，两个句式表示的基本意义也是相同的，都是用来引起听话人注意受事的结果或状态。

§3 D式和E式

D：看（我）把房间收拾得。是“把字句”型；

E：看房间被（我）收拾得。是“被字句”型。他们的句法结构可以分别记作：

D式：看+N_施+把+N_受+V+得

E式：看+N_受+被+N_施+V+得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C₁和C₄与“把字句”型、“被字句”型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把C₁和C₄看成是“把字句”型和“被字句”型再省略之后的结果。如果我们把“把字句”型记作：

看+N_施+把+N_受+V+得

“被字句”型记作：

看+N_受+被+N_施+V+得

那么“把字句”型、“被字句”型省略了N_受，再去掉“把”和“被”，就得到C₁；“把字句”型和“被字句”型省略了N_施，再去掉“把”和“被”，就得到基本型C₄。这个过程的逆向，就是C₁和C₄变换成“把字句”型和“被字句”型的过程。如下图：



§4 F式

F：看你看书看得。其句法结构记作

F式：看+N+V+O+V+得。

F式是情态补语省略式中动词带宾语的形式。动词带宾语，需要重复动词。我们把这种句式称为情态补语省略式的重动型。

在重动型中，N一般是动词V的施事，V是及物动词，O是V的受事宾语。省略的补语P的语义指向只能是省略式中的N，P→N，表示N由于VO这一行为变成或达到的状态。

重动型去掉宾语和重复的动词，就变成了C₂，可以变换成“把字句”型，但是因为省略了宾语，句子的理解对语境的依赖性会更强。重动型不能变换成“被字句”型。例如：

看你看书看得（都忘了吃饭了） → 看把你看得（都忘了吃饭了） *看你被看得（都忘了吃饭了）
 看你走路走得（满头大汗的） → 看把你走得（满头大汗的） *看你被走得（满头大汗的）
 看你抽烟抽得（牙都黄了） → 看把你抽的（牙都黄了） *看你被抽得（牙都黄了）

§5 情态补语省略式的语法意义、使用条件和表达功能

5.1 很多语法著作都注意到了情态补语省略式的存在。一般认为，它的后边可以补上“这个样子”、“那个样子”、“这么厉害”等，也可以补出更为具体的情态补语，因为情况当前，不言而喻，所以就不说出来了。

李临定（1963）认为，这种“得”字后连接情态补语的结构是一种前轻后重的形式，重点不在前段的动词或形容词而在后段的补语。动词或形容词加上“得”字之后就失去独立性，没有补语就站不住。补语部分虽然不说出来，重要的意思还是在这一部分。比如说“看他那鞋烂得！”目的不仅告诉人他的鞋烂了，而且要人注意他的鞋烂的程度。

吕叔湘（1991）认为，“得”后的话不说出来，有“无法形容”的意味。

张谊生（2000）称之为“零补语”，认为是在对话中隐含了表状态的补语，“得”相当“得样子”。

我们认为，情态补语省略式的语义重点在“得”后省略的语补语P。如果情态补语省略式的谓语部分是形容词或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P表示程度，那么句式的意义在于描写和说明程度高；如果谓语部分是一般动词，P表示动作的结果或状态，句式的意义在于描写或说明结果或状态引人注目。

5.2 情态补语省略式是口语中一种很常见的句式。说话人使用这种句式，具有明显的语用动因（pragmatic motivation）。从意义上看，省略的补语部分一般是表示“程度很高”或“结果引人注目”，或者是说话人主观上认为“程度很高”或“结果引人注目”。补语部分虽然省略没说，但是这种“程度之高”或“结果之引人注目”可以通过当时的语境现场感知到，或者可以想象到。

在口语中，含有情态补语的句式，在“得”后一般可以停顿，特别是当情态补语是一个复杂结构的时候。例如：

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 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 他急得呀，像热锅上的蚂蚁。
 人在说话的时候，常有说完前半句，后半句还没想好，一时语塞的情况。这时，如果是含有情态补语的句子，一般会停在“得”的位置，后边的补语部分在说话人组织好语言之后可以追加补充。当然也常常有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或者说话人觉得用语言无法形容的状态，

句子到“得”为止，就是吕叔湘先生说的“‘得’后的话不说出来，有‘无法形容’的意味。”无法形容就不形容，如老子所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表达意义上的“无法形容”，对应于语言形式上的空缺或称零形式，也可以看作句法结构相似性的一种表现。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说话人的表述重点是通过“看”、“瞅”、“瞧”一类提示词语或者眼神、手势等非语言信息传达给听话人并引起听话人注意的。

5.3 情态补语的省略式并非一定要和“看”、“瞅”、“瞧”等提示词语共现，而是要看具体的语言环境。

如果省略的补语部分所描述的对象和所描述的情状就在说话的“此时此地”，是当时语境现场的一部分，句子前面一般都有“看”、“瞅”、“瞧”等字，以提示听话人注意语境现场的情况，这时，听话人可以通过当时的语境现场获得语言形式中省略掉的信息。从表达功能上看，如果“看”、“瞅”、“瞧”等提示词语后边的主语是第一人称，如“看我……得”，常常有自夸、炫耀的口气；如果是第二人称，如“看你……得”，常常含有批评、责备、不满的口气；如果是第三人称，如“看他……得”，则是中性的，由具体的语言环境决定。例如：

看我画得，比你的强多了。

春生去找小青谈判，小青说：“看你急得！我刚学习回来，村里妇婴卫生工作还没开展，忙着就闹个人问题，群众影响多不好！”（马烽）

孩子，看你那鞋烂的，把这双鞋穿上，不然放哨把脚要冻坏啦！（马烽、西戎）

看你怕的，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杨朔）

新郎比新娘害臊，看他脸红的。（周立波）

有时根据后边的具体内容，这类句子前面也可能会出现“看”、“瞅”、“瞧”以外的词。如：

听小王唱得！

这类起提示作用的动词在会话中一般还可以重叠，如：

看你急得！→看看你急得！

听小王唱得！→听听小王唱得！

有时还可以补出主语，一般是“你”。如：

你看你急得！

你听听小王唱得！

如果省略的补语部分所描述的对象和所描述的情状不在说话的“此时此地”，不是当时语境现场的一部分，句子前面一般不用“看”、“瞅”、“瞧”等字。这时，听话人需要而且可以通过想象获得语言形式中省略掉的信息。例如：

你昨晚一夜没回来，把你妈妈急得！

这个例句中，“得”后省略的补语描述的对象“妈妈”可以在说话时的语境现场，也可以不在。省略的补语所描述的情状，比如我们可以补出“到处找你”则不是在说话的此时此刻。如果

“妈妈”和补语所描述的情状都在语境现场，比如“妈妈”急得病了，正躺在床上，这时一般可能会选择这样的形式：

你昨晚一夜没回来，看（把）你妈妈急得！

§6 余论

情态补语的省略式，是汉语口语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句式。省略，也是汉语口语句式的重要特点之一。人和人的口头交际，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语境中存在的大量非语言信息，为口语句中成分的省略创造了条件。对省略式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谈话时的具体情境。省略的成分越多，句子的理解对语境的依赖性就越强。

汉语口语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书面语的语言特征，具有自己独立的语法体系和规范化标准。对汉语口语句式和口语语法的研究，在理论和应用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吕叔湘（1961）提出，口语语法研究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些格式在口语里极普通，在书面上不大看见；反过来说，有些格式在书面上常见，用在口语里就显得不合适。进行口语语法的研究，不光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口语，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书面语。”朱德熙（1987）把口语语法研究的意义提高到一个更新的高度，认为“北京口语语法的研究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应该对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分别进行细致的研究”。

对汉语口语句式和口语语法的研究，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等语言应用学科发展的需要。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特别是口语交际的能力。但是，传统的语法研究主要以书面语为主，受其影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口语语法的教学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对大量口语中的特有语法现象和语法规则没有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另一方面教材中现成的语法规则又不能有力地解释会话中出现的语法现象，致使学生在实际口语对话中，往往习惯于使用完整句、正规句，而很少能够使用简约性极强的口语句式，语言使用显得不够自然、地道，交际质量也因此受到影响。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把系统的口语语法教学正式纳入到教学任务之中，并在口语教材中得到体现。对口语句式和口语语法进行深入系统的归纳、整理和研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

注释:

① 连接情态补语的“得”字，很多人写作“的”。本文引用例句按照原文的写法，其余一律写作“得”。

② 所谓语法歧义 (grammatical ambiguity) 指的是句子的多义现象。多义句有两种。一种是句子里有某个(些)词是多义词，因此句子相应地就成了多义句。另一种多义句不是由具体的词的词义引起的，而是由代表这些句子的抽象的“句式”(本文也称句子的句法结构)所固有的。见参考文献[4]。本文讨论的语法歧义主要指后者。

③ 原句中“你”是动词“折腾”的施事，转换成这样的“被子句”型，“你”变成了受事，句义发生了改变。

参考文献:

- [1] 丁声树 1961,《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65 页
- [2] 李临定 1963, 带“得”字的补语句，中国语文，第 5 期。
- [3] 刘月华 1983,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4] 朱德熙 1980, 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第 2 期。
- [5]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6] 朱德熙 1987,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中国语文，第 5 期。
- [7] 吕叔湘 1991,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 [8] 吕叔湘 1961,《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中国语文，第 4 期。
- [9] 冯志伟 1996, 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0]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虚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